

不作死就不会死的沙俄帝国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事儿
(3月24日—3月30日)

眼下克里米亚危机闹得正凶,有外媒评论说,这场危机不仅事关那个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半岛,也牵涉到了俄罗斯与西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冤仇。很多人读到这里可能听不懂:说起数十年的冤仇,苏联解体的事儿大家都熟,这上百年的冤仇又是咋回事儿?无巧不成书,俄西之间这段百年冤仇,还真跟克里米亚有关。更巧的是,下周3月28日,刚好是双方结梁子整160周年的日子,1854年的这一天,英法两国对沙俄宣

战,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爆发。

克里米亚战争对俄罗斯的打击,有点像鸦片战争之于中国。此战俄罗斯大败,丢地更丢人,沙俄帝国的落后与腐朽在整个西方面前暴露无遗。整个国家更是从战前“欧洲盟主”的位置上迅速跌落下来,结束了俄罗斯做欧洲老大的黄粱一梦,而这个梦直到今天再也没圆过。

有这段剧情做铺垫,就不难理解俄罗斯民族对克里米亚这块梦碎之地的纠结,那真是血泪满满,悲愤程度一点不亚于我们的中学历史老师痛说中国近代史。

不过,与中国人近代史上遭受西方欺凌是人家找上门来的不同,沙俄之所以遭遇克里米亚战争,公正地讲,完全是自己作死的结果——是沙俄自己首先破坏了欧洲各国当时达成的默契,非要

拉开架势独吞整个奥斯曼土耳其,于是招来了欧洲各强国的群殴。更令人想不通的是,沙俄打这个既有秩序,想当年正是其自己一手创立的——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后,沙俄一直以“欧洲拯救者”自居,带头订立了所谓的“神圣同盟”,中心思想就是,要求欧洲各主要国家间有话好好说、有事儿互相帮忙。

有赖于“神圣同盟”这个相对稳固的体系,整个欧陆在19世纪前半叶享受了整整四十年的相对和平,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利用这段黄金时期开始自身的内政改革和工业化,唯独俄罗斯,当别人都在跑时它却在原地爬,老老实实地修理了半个世纪的地球。所以到了19世纪50年代,沙俄虽然名义上还是老大,“欧洲宪兵”,但实际上已经没人把它当盘菜了。

俄罗斯正在被欧洲所抛弃,这让整个俄罗斯民族很焦虑,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如果交给其他民族处理,答案或许会是“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毕竟你有那么广阔的国土,那么富饶的资源,那么众多的人口,如果真的肯励精图治,完全可以对其他列强实现后发超越。但俄罗斯人显然不是这么想问题的,也许是历史上跟北亚战斗民族一起混得太久了,其思维逻辑有浓郁的绿林好汉风格,而绿林好汉的思维方式大家都懂的——你跟这帮哥们儿谈“发展”,他们能想到的首先是下山去打打谁的秋风。

于是乎,在公元1853年,数十万俄军跨过多瑙河入侵了土耳其帝国。刚开始欧洲列强的确被沙皇的这一“壮举”惊呆了,以为俄罗斯人竟然敢在19世纪后半叶靠

老式滑膛枪和风帆战舰搞侵略,这背后莫不是有什么神助?但围观了小半年之后,看到沙俄竟然跟“西亚病夫”土耳其几乎打了个平手,西方各国就基本上都醒过味来了。于是以英法参战为契机,俄罗斯开始进入被碾压阶段。

1856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现代化战争的克里米亚战争以俄罗斯大败而告终。在此前一年,一手挑起该战争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神秘死亡,很多人说他是自杀的,自杀原因是后悔当初进行军事冒险。不过从之后沙俄帝国的行径上看,这位皇上显然是白死了——热衷于在只有半瓶醋的时候搞军事冒险,并且最终死在冒险上,这一宿命一直伴随着沙俄帝国。看来,对于“自己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个道理,尼古拉沙皇本人虽然想明白了,但他的帝国至死也没明白。

不仅让人想起作为英殖民地的历史,而且与澳大利亚国旗太像 新西兰:为改国旗争论40年

新西兰更换国旗的提议,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提出,随后的40年中长盛不衰。2004年,新西兰旗帜基金会甚至发起了一次公投动议,却没有达到法定的支持率下限,只得作罢。

今年3月11日,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宣布,计划在3年内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更换他们的国旗。就连处处与政府“作对”的反对党这次也表示支持,称即使在今年的大选中将现政府赶下台,他们也会继续实行这个“改旗易帜”计划。



新西兰国旗(左)和澳大利亚国旗(右)都沿用了英国米字旗图案,整体配色也相近,经常闹出乌龙。

□张慧

换国旗为了“有个性”

3月11日,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在维多利亚大学演讲时说:“我提议,我们通过一面新旗帜宣告我们的独立,让新时代的新西兰更进一步。”他认为现在的新西兰国旗会让人想起作为英殖民地的历史,“新西兰已经不受英国控制了,但这面国旗仍然被英国国旗统治着。”

现有的新西兰国旗,是南十字星座和英国米字旗的组合。左上角的米字旗代表了它作为英联邦国家的身份,而南十字星表示该国处于南半球,象征着独立和希望。

对此不满的新西兰人认为,这面旗帜与澳大利亚国旗太相似,无法反映新西兰的个性。

约翰·基说,如果要换国旗,他支持使用黑色背景上的银徽图案,这是新西兰橄榄球队旗帜也使用的图案,十分流行。但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吐槽”,认为这样“体育范儿太重”,“只能让人想到体育明星。”还有人指其神似海盗旗帜。当地土著毛利族认为,他们族的文化也应在国旗上有所体现。虽然约翰·基本人有“偏心”,

但他仍然欢迎各种各样的建议。他表示,来自多党派的议员会监督投票过程,并且会成立工作组专门处理公众提交的新国旗设计。

新西兰更换国旗的提议,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提出,随后的40年中长盛不衰。2004年,新西兰旗帜基金会甚至发起了一次公投动议,却没有达到法定的支持率下限,只得作罢。

这次,总理表现得信心十足,但更改国旗并非板上钉钉。3月18日,新西兰Stuff网站公布了新一轮民调结果,显示41.8%的人同意改变,理由是“与澳大利亚国旗太像,应该有一方作出改变”,同样比例的人支持维持现状,最主要原因是怕引起国内的种族分歧。

并非与英联邦撇清关系

英联邦54个成员国中,除了英国,目前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和图瓦卢仍然将米字旗放在本国国旗上。英联邦国家多数曾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其中16个国家仍然承认伊丽莎白二世为国家元首,新西兰就是其中之一。

对很多人来说,一面没有米字旗的国旗,代表着新西兰向疏远英联邦迈出了新的一步。2004年,新西兰设立高级法院替代英国的枢

密院,成为终审判决的司法机构。

在新西兰国内,一些人认为“放弃君主制,成为共和国”才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阴影。

新西兰共和运动组织主张不再承认英国皇室是新西兰的国家元首,但是对于更换国旗却表现得比较中立。“我们知道现在有改国旗的呼声,我们并不反对。”该组织主席说,“关键是改变国家的元首,改变国旗只是象征性举动。”

然而,约翰·基在提议更改国旗的同时,重申了与英联邦保持密切关系的决心:“我们将继续与王室保持关键性的宪政联系,我并打算中止这一切。而且我们也没有抛弃其文化遗产赋予我们的民主、强大的司法系统和丰富的艺术传统。”

民族组织“新西兰君主制”主席肖恩·帕尔默对约翰·基的声明很满意,他告诉《卫报》,“试图把国旗问题与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将是个错误。

而新西兰的退伍军人协会(RSA)负责人唐·麦基弗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他为这面代表了百年传统的旗帜感到自豪。“在RSA看来,没有必要更换国旗。有3.2万新西兰人在这面旗帜下献出了生命,更多人在这面旗帜下英勇战斗。” 据青年参考

相关新闻

加拿大:更换国旗的成功范例



加拿大红军旗(左)和国旗红枫叶旗(右)。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将加拿大视为更换国旗的成功范例。实际上,在加拿大国内,更换国旗引起的轰动和分歧并不亚于如今的新西兰。

加拿大议会为此进行过6个月的争吵,史称“旗帜大辩论”。1964年6月15日,时任加总理莱斯特·皮尔逊在下议院提出确立新国旗。当时,加拿大广泛使用的旗帜是红军旗,左上角印着英联邦的米字旗图案,红色铺底上有象征加拿大的纹章。这面旗帜虽然没有被正式确认为国旗,却广受欢迎。

对皮尔逊的提议,议员们的反应五花八门。一些人前对宗主国感情深厚,不愿抛弃米字旗图案,那些同意改变的人则为了到底采用什么新图案而争论不休。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议会辩论开始了,保守党领袖约翰·迪芬贝克坚持在新国旗中也要出现米字旗图案,来表示加拿大与英国的历史渊源。长达37天的辩论中,各党派共进行了308场演讲。

当年12月15日,议会投票通过了红枫叶旗的方案。迪芬贝克不服气,指责皮尔逊“没有哪个总理像你这样严重地分裂了国家”。还是英王室出面,才平息了这场争论。

1965年1月28日,皮尔逊和迪芬贝克都在伦敦参加丘吉尔的葬礼,伊丽莎白二世借机签署皇室公告,认可了红枫叶旗的地位。同年2月15日,红枫叶旗正式启用。然而,仍有很多加拿大人对红军旗念念不忘,尤其是退伍老兵。

澳大利亚:虽是老话题,但需求不强烈

3月12日,正在英国访问的澳大利亚外长茱莉·毕晓普听说了近邻新西兰公投决定换国旗的消息后立刻表示,澳大利亚更换国旗的需求并不强烈,她相信澳大利亚将会继续沿用现有国旗。

更改国旗在澳大利亚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早在1988年澳大利亚举行建国200周年大庆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时期,时任总理保罗·基廷更是公开呼吁更换国旗,希望以此提振士气。

支持更换国旗的人理由很充分:这面旗帜太没个性,而且与新西兰国旗太像,甚至多次闹出过弄错国旗的乌龙事件。比如1984年时任澳总理霍克访问加拿大时,热情的渥太华民众为了欢迎他,到处挂满了新西兰国旗。

澳大利亚本国人也会犯这种错误。2013年,澳大利亚民间组织“支持君主制联盟”就错把新西兰国旗当作本国国旗,放在了官方网站上。

很多澳大利亚人认为,现有国旗不够美,上面的红白蓝三色也非澳大利亚“国色”——金色和绿色。

也有很多念旧的人希望维持现状,“澳大利亚国旗协会”等组织先后成立,旨在维护现有国旗。他们认为,这面旗帜毕竟被多数人认同、熟悉和拥护,而澳大利亚也在这面旗帜下不断发展和进步,这面旗帜已经与澳大利亚的许多成就联系起来了。

不过,新西兰的行动还是引起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警惕。执政联盟议员迪恩·史密斯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我们必须格外小心,防止出现对我国国旗的不敬言论和不必要的讨论。” 据青年参考